

呂蔡○女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為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八八號、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家上更（一）字第七號、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八○號確認婚姻關係無效事件民事確定判決適用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有牴觸憲法第七條保障「人人享有平等之婚姻權」之虞，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解釋。

說 明：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按憲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揭示平等原則，且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明文規定「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五條之規定者，無效。」係保障一夫一妻制之基本條文。惟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八八號、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家上更（一）字第七號、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八○號確認婚姻關係無效事件民事確定判決，卻恣意擴張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文所謂「類此之特殊情況」，認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以維持，完全置聲請人合法成立且應受保障之婚姻於不顧不論，有失憲法平等保護人權原則，爰依法聲請解釋。

貳、本案事實經過

一、聲請人與呂○清間之婚姻關係存在：

（一）緣聲請人與呂○清於民國（以下同）六十三年間結婚，婚後育有二子一女，家庭生活幸福美滿，聲請人並以婚前工作所得協助呂○清創業。詎料在七十

二年間，呂○清於事業有成後，因另結新歡，為達其離婚之目的，先向聲請人謊稱其父呂○朝已同意兩造離婚並願為見證人，而代簽其父姓名於離婚協議書上，聲請人迫於無奈亦簽名於該協議書，嗣再由另一不知原告有無離婚真意之訴外人呂○鐘以證人身分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名。

(二) 按「兩願離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為七十四年六月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第一千零五十條定有明文。所謂證人除須於離婚協議書上簽名，並能證明雙方當事人確有解消夫妻關係之意思合致者為限，有最高法院六十八年台上字第三七九二號判例、五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九號判決（附件一）可稽。

(三) 查聲請人與呂○清間離婚協議書上二名證人呂○朝、呂○鐘均係憑信呂○清片面之詞，認聲請人有離婚之意，而簽名於離婚協議書，未曾親聞聲請人確欲離婚，自難認聲請人與呂○清間之協議離婚，已具備法定要件，是兩願離婚既不生效力，聲請人與呂○清間之婚姻關係應仍存在。

(四) 前述事實，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二年度家訴字第四○號、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三年度家上字第六七號、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四六九號判決可稽（附件二）。

二、呂○清與胡○鳳於八十年間所締結之後婚姻亦合法存在：

(一) 聲請人與呂○清於七十二年為不合法之協議離婚後，呂○清與胡○鳳即一直同居生活，迄七十九年

間，聲請人無意中發現協議離婚有不法情事，惟因不諳法令，卻以自己為犯罪者之身分自首，後雖獲不起訴處分（附件三），然此舉已使呂○清、胡○鳳於八十年三月辦理結婚登記。

（二）嗣聲請人於八十二年十一月間，提起上開協議離婚無效及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之訴訟，歷經三審定讞，聲請人終獲勝訴判決，惟於辦理戶籍登記時，聲請人雖回復為呂○清之配偶，然呂○清與胡○鳳之婚姻關係卻仍存在，戶政機關又拒絕聲請人申請撤銷渠等婚姻關係，以致於呂○清現有二名配偶，形成一夫二妻之奇異怪象，聲請人不得不提起確認呂○清與胡○鳳間婚姻關係不存在之訴訟。

（三）然上開訴訟歷經三審，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家訴字第一四號民事判決（附件四）先確認呂○清、胡○鳳間之婚姻無效，並由臺灣高等法院以八十四年度家上字第一五四號民事判決（附件五）駁回呂○清、胡○鳳之上訴在案，嗣最高法院以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八八號民事判決（附件六）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經該院以八十六年度家上更（一）字第七號民事判決（附件七）駁回聲請人確認呂○清、胡○鳳間婚姻無效之訴，聲請人再上訴最高法院，終由最高法院以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八○號民事判決（附件八）駁回上訴在案，訴訟於焉確定。

（四）聲請人與呂○清間婚姻關係存在，另一方面呂○清與胡○鳳之婚姻亦有效力，則形成一夫二妻之異象，顯然侵害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婚姻自由

權，亦與憲法第七條保護「人人享有平等婚姻權」之理念不符。

參、爭議之性質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婚姻自由權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其他權利：

- (一) 按「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此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明定。婚姻自由與由婚姻所建構之家庭關係、人倫秩序均係現代文明社會結構之基石，其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當無疑義。
- (二) 查世界民主法治先進國家亦多將婚姻自由明定於憲法條文之中，例如西德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婚姻權乃基本人權之一，日本國憲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亦規定：「婚姻，僅基於兩性之合意而成立」，其憲法學者多認為該條揭示婚姻自由之原則，並為保障婚姻自由權之規定。
- (三) 我國憲法雖未如德、日憲法特別明定婚姻自由權，但學者通說均肯認婚姻自由包含於憲法第二十二條所謂「其他自由及權利」之中。

二、婚姻自由權必須在一夫一妻制之前提下，始得主張：

- (一) 結婚之自由權固為憲法所保障，然倘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憲法第二十三條）。因此，民法親屬編對婚姻設有種種要件，其中，尤以一夫一妻制之原則為要，遂規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
- (二) 按我國民法關於婚姻形式要件，採儀式婚主義，不以結婚登記為要件，在完全放任之情形下，極易造成重婚。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重婚並非無效，僅係

得撤銷之事由，倘未經撤銷，後婚姻仍屬有效，即可能形成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之情形，故民法親屬編修正後，將重婚改為無效，以貫徹一夫一妻制度。

- (三) 觀諸修法理由乃在貫徹一夫一妻制度，蓋因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於道德上均有可議，夫妻一方以其全人格給予他方之同時，卻必須被迫與他人共有他方配偶之全人格，此種反道德、反人性、反平等之制度，已為多數文明國家所否定。因此，適婚之人無配偶者，固有結婚之自由，但與其結婚之對象，須為無配偶之人，始能享有婚姻自由權。亦即，在一夫一妻制之前提下，始得主張結婚之自由。

三、附件六、七、八之民事判決過度擴張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文所謂「類此之特殊情況」：

- (一) 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將重婚之形態分為二種，一為一般重婚，另一為特殊重婚，而重婚之效力則分為三種，若為一般重婚，則依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後婚姻自始、當然、確定的無效；若為特殊重婚，則尚須判斷重婚、相婚者是否出於善意且無過失，倘為善意，則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維持，反之如出於惡意，則須另經法院之判決程序始能認其無效，未經判決無效者仍為有效。
- (二) 前揭解釋不僅割裂一夫一妻制度，且有違重婚無效之立法精神，更有失憲法平等保護人權之原則，蓋一夫一妻制為我國優美傳統，且世界各國立法例亦多明文規定重婚無效，而觀諸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於七十四年間之修法過程，所謂「無效」係指當然無效，前揭解釋使新法不能全面施行，且尚須循法

院判決程序始能認後婚姻無效，顯違重婚無效之立法精神。抑有進者，倘後妻應受憲法婚姻自由權利之保護，則前妻尤應受此保障，而前揭解釋拘泥個案，完全不顧前妻受合法保護之婚姻，有失憲法平等保護人權原則（以上詳見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李鐘聲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

（三）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係針對因信賴確定判決所致重婚之效力而為解釋，然該號解釋理由書又指出「其他類似原因所致重婚效力，亦應兼顧」，則何謂「類似原因」即有究明必要。

（四）附件六、七、八之判決均認「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意旨似非限於前婚姻關係因確定判決而消滅，嗣該判決又經變更者，始有其適用」，且「前婚姻經協議離婚，其法定要件是否具備，或有任何潛在之瑕疵，原非必為後婚姻之當事人所明知，第三人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時，就此瑕疵倘非明知或可得而知，則為善意且無過失，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維持，以免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尤其是婦女）結婚之自由遭受不測之損害，基於信賴原則，自應屬前揭解釋所稱『其他類似原因所導致之重婚』，而有該解釋之適用」（詳見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家上更（一）字第七號判決）。

（五）惟查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適用範圍及可能產生之後果，於本件三判決均未究明，即謂有該原則之適用。然倘將此原則擴張至信賴戶籍登記者，則合法重婚，將層出不窮，實不得不特別慎重：

1.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

- (1) 本件三判決咸認依信賴保護原則，後婚之效力應予維持，然對信賴保護之要件為何，卻未有任何說明。學者認為應限定在繼受取得之權利，非繼受取得之權利，如婚姻、收養及其他身分上事項，並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附件九）。
- (2) 退步言之，縱認身分行為等非繼受取得之權利，亦有信賴保護之適用，然亦必須後婚姻之當事人均為善意始可，蓋善意之相婚者固然應受保護，但不應導出保護惡意重婚者之結果。換言之，法律不應藉著保護善意相婚者，而間接保護惡意重婚者，同時損害具有合法婚姻關係之前配偶的權益，否則，無疑將使合法之前婚姻配偶，隨時可能被迫與他人「合法」地享有他方配偶之人格，此非憲法婚姻自由權所應生之結果，倘惡意者利用此法，遂其重婚之願，對合法婚姻之前配偶，更毫無保障可言。

2. 信賴保護原則不能恣意擴張：

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係因信賴離婚確定判決而與之相婚，本件聲請則係因後妻信賴「戶籍登記」而與呂○清相婚，然確定判決之訴訟程序與戶籍登記之行政作業，究有所不同，能否認係「類此之特殊情況」，實有斟酌之必要：

- (1) 訴訟程序歷經三級三審，至少由九位學有專精之法官，依據民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

律，透過極為嚴謹之程序：主張、舉證、言詞辯論等，始獲判決，並告確定。

- (2) 反觀協議離婚者，以聲請人辦理協議離婚時（七十二年三月三日）之法律規定言，僅需書面、二人以上證人，並不要求須與戶籍登記相配合，則顯示在戶籍登記簿上之記載，是否表示當事人之真正身分，即不得而知；抑有進者，戶籍機關於受理協議離婚登記時，倘當事人所提離婚協議書於形式上有證人簽名，即認符合要件，而准予登記，然，兩造是否確有離婚真意？證人是否確實知悉兩造當事人之真意而於協議書上簽名？均為戶籍人員所無法查證。換言之，只要形式上看來有四人簽名即可完成協議離婚之戶籍登記，則與取得確定判決須經三級三審之繁複程序相較，後婚之妻（即胡○鳳）能否主張信賴戶籍登記，而要求法律須保障其婚姻，即不無疑問。

3.恣意擴張至信賴戶籍登記，勢必造成更多合法重婚，顯然違背一夫一妻制之精神：

戶籍關係之變更，大多不以登記為要件，則顯示於戶籍登記簿上之記載，並不當然代表當事人之真正身分。例如，戶籍登記上有結婚登記之記載，但事實上已由法院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在法院公證結婚，但未為結婚登記，因此若信賴戶籍登記簿無結婚之記載而與之結婚者，此善意相婚者是否亦受到保護？又如以不正當手段，如偽

造離婚書面，完成離婚登記後，再與善意第三人結婚者，此後婚姻是否亦受到保護？凡此均為不當擴張信賴保護原則適用下，所可能產生之奇異怪象。

4.本件三判決完全不論信賴保護之要件，即恣意擴張該原則之適用，並透過保護「善意」(實則僅因聲請人出於保護子女之意，不願子女到庭作證，而無法舉證其惡意)相婚者，使惡意重婚者由「不法」變成「合法」，恣置聲請人合法成立之婚姻於不論不顧，且嚴重違背一夫一妻制之理念。

四、綜上析論，如為保障後妻之婚姻權，勢必犧牲一夫一妻制之公益與前妻之婚姻權，同時間接保護惡意重婚者，嚴重踐踏法律真、善、美之基本理念，且合法重婚所衍生之社會問題，對於國家、社會或個人，將造成更多難以彌補之傷害。本件三判決擴張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之適用範圍，置聲請人合法婚姻於不論不顧，顯然違背憲法第七條所定平等權、第二十二條所定婚姻自由權，為此懇請鈞院惠予進行違憲審查，迅予適當解釋，以確保人權。

附件一：最高法院六十八年台上字第三七九二號判例、五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九號判決影本乙份。

附件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二年度家訴字第四〇號、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三年度家上字第六七號、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四六九號判決影本各乙份。

附件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九年度偵字第五五四一號不起訴處分書影本乙份。

附件四：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家訴字第一四號判決影本乙份。

附件五：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四年度家上字第一五四號判決影本乙份。
附件六：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八八號判決影本乙份。
附件七：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家上更(一)字第七號判決影本乙份。
附件八：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八〇號判決影本乙份。
附件九：姚瑞光著『民事訴訟法論』第五七七頁影本乙份。

附委任狀正本乙紙。

謹 呈

司 法 院 公 鑒

聲請人：呂蔡○女

代理人：王如玄律師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附件八)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八〇號

上 訴 人 呂 蔡 ○ 女 (住略)

訴訟代理人 陳 棋 銘 律師

被 上 訴 人 呂 ○ 清 (住略)

胡 ○ 鳳 (住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 傳 勝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婚姻關係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六年度家上更(一)字第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與被上訴人呂○清於民國六十三年間結婚，因伊夫呂○清於七十二年間另結新歡，欲行離婚，向伊謊稱其父呂○朝同意為其離婚之證人，而代簽其父姓名於離婚協議書上，並邀另一不知伊有無離婚真意之訴外人呂○鐘以證人身分簽名，伊迫於無奈亦予簽名，且據以辦妥離婚戶籍登記。該離婚協議事實上不合法定之要件，依法應屬無效。詎被上訴人呂○清明知與伊婚姻關係仍然存在，竟與知情之被上訴人胡梅○鳳復於八十年三月間結婚，伊得悉後，乃對呂○清提起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之訴訟，經法院判決其勝訴確定，並辦妥戶籍登記，回復為呂○清配偶之身分。茲呂○清與胡○鳳上開所締結之無效重婚，其結婚戶籍登記迄未經撤銷，伊自有訴請確認被上訴人間婚姻無效之必要等情，爰本於民法第九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求為確認被上訴人間婚姻無效之判決。被上訴人則以：呂○清與上訴人間因感情失和而協議離婚並辦妥離婚登記，嗣與胡○鳳再婚係在離婚後約八年六個月，且上訴人於伊結婚後三年六個月始提起訴訟，並以離婚協議不備法定要件為由，訴請確認與呂○清間之婚姻關係繼續存在，致伊之後婚姻成為重婚，究與一般重婚之情形有異。胡○鳳係信賴離婚登記，確信呂○清已與上訴人離婚而與呂○清結婚，要屬善意且無過失，依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意旨，本諸信賴保護原則，該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維持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呂○清於六十三年間結婚，七十二年三月三日協議離婚並辦妥離婚登記，嗣於八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被上訴人呂○清再與被上訴人胡○鳳結婚，上訴人乃於八十二年間以離婚協議不備法定要件訴請確認其與呂○清間婚姻關係存在，經判決上訴人勝訴確定，於八十三年十月六日向戶政機關辦理撤銷上述離婚登記，致呂○清因前後婚姻而戶籍登記上有二名配偶等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且有戶籍登記謄本及最高法院八

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四六九號民事判決影本等件為證。惟查上訴人與呂○清於七十二年三月三日離婚後，迨八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始與胡○鳳結婚，先後相距八年，而上訴人對呂○清所提確認婚姻關係存在訴訟，係於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判決確定，胡○鳳於與呂○清結婚時，上訴人已與呂○清早辦妥離婚戶籍登記，則上訴人於胡○鳳婚後復對呂○清提起上開訴訟，實非胡○鳳與呂○清結婚時所能知悉，且胡○鳳結婚時就上訴人與呂○清協議離婚有潛在瑕疵，亦無證據證明其已知悉，而上訴人所指在伊與呂○清婚姻關係存續中被上訴人即已暗通款曲及七十九年間伊至台北市大安國宅胡女處查悉呂○清與胡女同居時，面告胡女伊原來離婚有問題一節，非但為被上訴人胡○鳳所否認，上訴人亦提不出任何證據資為證明，自不能單憑上訴人片面之詞而為其有利之認定，是被上訴人胡○鳳與呂○清於結婚時應屬善意且無過失無疑。參諸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意旨，並基於信賴保護之原則，胡○鳳因信賴離婚登記而與呂○清結婚，致後婚姻成為重婚，究與一般重婚情形有異，該後婚姻自當受法律之保障。從而，上訴人本於民法第九百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訴請確認被上訴人間之婚姻無效，即非有據，不應准許，為其心證所由得，並說明上訴人其他抗辯及聲明證據為不足採之理由。爰將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廢棄，改判駁回上訴人之訴。

按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信賴他人間之婚姻關係已因確定判決或離婚戶籍登記而消滅，並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者，雖該判決嗣後經變更或離婚登記經撤銷，致後婚姻成為重婚，但其情形究與一般之重婚有間，參諸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之意旨，並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後婚姻之效力，自仍應予維持。查被上訴人胡○鳳與呂○清結婚係出於善意並無過失，既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則其婚姻依上說明即應受保障。原審本此見解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背。

上訴論旨，指原審任意擴張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並以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九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